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 
第七十七回 粉面儒僧逃命 自然和尚被捉

詩曰：不信英雄報不平，請看暗裡助刀兵。

只因縣令災星退，也是凶僧惡貫盈。

貪樂焉能歸極樂，悟明還算欠分明。

到頭有報非虛語，莫向空門負此生。

且說廟中僧人正在得意之間，江樊看看不行，自己就知道敵不住曾人準死。自己若死，如蒿草一般；保不住老爺，辜負包丞相之重托。到底是好心人，逢凶化吉，可巧來了個小義士、多臂雄。二人聽出廟裡聲音，艾虎認得江樊，隨即兩個人躡下牆來。艾虎道：「江大哥放心罷，小弟還同了一個朋友來哪。」江樊一看，是艾虎到了，還同著一個紫黑的臉，兩道白眉毛，手中一口刀，後頭有個環子，跳下牆來，就罵：「好禿驢，倭八日的！」是山西的口音。艾虎見對面凶僧，青緞小袄，青縐絹紗包，醬紫的中衣，高腰襪子，開口的僧鞋，花繡腿；面如噴血，粗眉大眼，臉生橫肉，兇惡之極。惡僧人一看艾虎、徐良，倒提劈山棍，對著艾虎往下就打。艾虎一閃，拿刀往外一磕。僧人往下一蹲，就是掃堂棍。艾虎往上一躡，凶僧撒左手，反右臂，其名叫反臂刀劈絲。艾虎縮頸藏頭，大哈腰，方才躲過。徐良看著暗笑：「老兄弟就是這個本事。」自己躡將上去，說：「老兄弟，這個禿驢交給老西了。」和尚一看此人古怪，拿棍就打。山西雁用刀一迎，「噲」的一聲，「啣啣」，那半截棍就墜落於地，把和尚嚇了個真魂出殼，抹頭就跑。早被徐良飛起來一腳，正踢在和尚脅下，「哎喲」一聲，和尚栽倒在地。艾虎過來，躬膝蓋點住後腰，搭胳膊擰腿，就把凶僧捆上。凶僧大喊，叫人救他。徐良一回手，在他脊樑上「吧」的一聲，釘了他一刀背。小和尚風捲殘雲一般，俱都逃命。

依著艾虎要追，徐良把他攔住說：「他們都是出家人，便宜他們罷。」

再見小和尚復又返轉回來，圍著一個胖大和尚，就是粉面儒僧法都。皆因他在西跨院，同著那些婦女正自歡樂，見悟明出去不見回來。有小和尚慌慌張張跑將進來，說：「師爺，大事不好了！我們師傅拿了知縣，他還有一個跟人，與我們師傅那裡交手，打外頭又躡進來兩個，全是他們一伙的，我師傅讓他們拿住了，你快去罷！」凶僧脫了長大衣服，提了一口刀，直奔艾虎他們來了。小和尚本是跑了，見法都來，復又跟著法都，又要圍裹上來。徐良一瞧，這個和尚雖然胖大，倒是粉白的臉面，往前撲奔。徐良說：「好師傅，你是出家人，不應動氣，本當除去貪嗔癡愛，萬慮皆空，沒有酒色財氣，這才是和尚的規矩。又何必拿著刀來，要與我們拼命，我們如何是你的對手？你要不出氣，我給你磕個頭。」和尚將要說「磕頭也不行」，他焉知是計。豈不想老西這個頭可不好受，就見他兩肩頭一聳，一低腦袋，「唵」的一聲。和尚「哎喲」，還仗他眼快，瞧見一點動星由徐良腦後出來，一閃身，雖然躲過頸喉咽喉，「撲唵」一聲，正中肩頭之上，抹頭就跑。這些小和尚就跟著跑下去了。粉面儒僧躡上牆頭，徐良並不追趕，抹頭尋找艾虎來了。滿地上小和尚橫躺豎臥，也有死了的，也有帶著重傷的。兩個人會同尋找江樊，不知去向。

原來是江樊瞧見艾虎、徐良進來，把那無能的小和尚砍倒幾個，自己就跑出來了。

明知道有艾虎一人足能將那和尚殺敗，自己出來尋找老爺要緊。找來找去，並沒見著。

遇見一個小和尚，過去飛起一腳，就踢了個跟斗，擺刀要砍，說道：「你說出那位老爺現在那裡，就饒你不死。」和尚說：「我告訴你，饒了我呀。」江樊說：「我豈肯失信於你。你說出來，我就饒了你。你快些說來！」答道：「在西跨院庭柱上捆著哪。」江樊果然沒有結果他的性命。一直奔西跨院，一看老爺果然在柱子上那裡捆著，三四個小和尚在那裡看守。看見江樊進去，惡狠狠的拿著刀撲他們去了，小和尚撒腿就跑。江樊也並不追趕，救老爺要緊。江樊過來，解開了繩子，跪倒塵埃，給老爺道驚。鄧九如用手攙起，說：「這是我的主意，縱死不恨，與你何干？我還怕連累了你的性命。你是怎麼上這裡來了？那和尚怎麼樣了？」江樊說：「有小義士艾爺，還同著他一個朋友前來解圍。要不是他們兩個人，我就早死多時了。」鄧九如問：「莫不是開封府告狀的那個艾虎？」江樊說：「正是。」鄧九如說：「我們兩個人還怪好的哪。他坐監，我打書房出來散游散游，正遇見他在校尉所我義父那裡，我們兩個人一同吃的飯。他不認的字，他說還要跟我學一學，怎麼把眼前的字認的幾個才好。很誠實的一個人。他是北俠的門徒，智化的乾兒子。」江樊說：「不是，老爺記錯了，是智化的徒弟，北俠的義子，老爺看，來了。」

艾虎與徐良也是問了小和尚，找到西跨院。江樊要跪下給艾虎道勞，早讓艾虎一把拉住，對施了一禮；又與徐良見了見江大哥，艾虎說：「這是我徐三叔跟前的，我三哥，名叫徐良。」與江樊彼此見了禮。江樊又要與徐良道勞，也讓徐良攙住。鄧九如過來說：「若非是二位到來搭救，我們兩個早死多時。活命之恩，應當請上受我一拜。」艾虎一怔，攙住說：「你不是我韓二叔的義子嗎？姓什麼來著？」鄧九如一笑，說：「艾大哥，你是貴人多忘事，我叫鄧九如。」艾虎說：「是了，你們二位怎麼遊玩的這裡來了？」

江樊就把怎麼上任，怎麼私訪，審鬼，坐堂，丟差使，解開歇後語，到廟中來遇見凶僧的事，細述了一遍。艾虎聽了說：「三哥，你看還是文的好，似乎你我別說作不了官，即作了官也算不了什麼；看人家這個，出任就是知縣。」江樊說：「少敘那個，和尚怎麼樣了？」艾虎說：「拿住捆好了。」徐良說：「我把他抗過來看看，是那個自然和尚不是。」鄧太爺問艾虎從何處來，艾虎就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。鄧九如說：「還有件怪事。方才他們大家把我捆上，推到這裡來拴在庭柱上，這屋裡頭有許多的婦女，陪著那個白臉的和尚喝酒，還猜拳行令哪。就皆因那個和尚出去動手去了，這屋中許多婦女沒見出門，他們全往什麼地方去了？」艾虎說：「何不到屋裡找找他們去。」

同著江樊，帶老爺一齊到屋中，也沒有後門，眼睜睜那酒席還在那裡擺著，就是不見一個人影兒，連老爺也納悶。江樊那樣機靈，也看不出破綻來。還是艾虎看見那邊有一張牀，那個牀篩子亂動。艾虎用刀把牀篩子往上一挑，見裡面有兩個人，將要把他們捉將出來，一看是兩個婦人，他就不肯去拉了，叫：「江大哥，你把這兩個提出來。」

江樊就將他們隨即捆上，帶過來說：「這就是太爺，跪下磕頭。」鄧九如一看，兩個人俱在二〇多歲、三〇以內。太爺問：「你們都是幹什麼的？說了實話便罷，如若不然，即將你們定成死罪。」兩個婦人往上磕頭，說：「我們都是好人家的子女，半夜間凶僧去了，把我們捉到廟內，本欲不從，怎奈他的人多，落了禿賊的圈套。」太爺說：「你們既是好人，本縣放你們歸家。可有一件，有個朱二禿子，他在廟中沒有？」兩個人連連答應，說：「有，不但有朱二禿子，連吳月娘兒俱在此處哪。」太爺問：「現在那裡？」婦人說：「你看那邊有一張條扇，是個富貴圖，那卻是一個小門。開開那個小門，裡頭是個夾壁牆兒。他們聽見事頭不好，俱都鑽在那裡頭去了。我們也要鑽的裡頭去，他們說沒有地方了，故此我們才藏在牀下。裡頭男女混雜，好些個人哪。」老爺聽了，隨即叫江樊過去瞧。那一張畫，是一張牡丹花，旁邊有個環子，雖是個門，可開不開。

正要問那個婦人，就見徐良拉著和尚進來，把他地上一摔，「撲哧」的一聲。徐良隨即說：「我全問明白了，他們這裡頭有個夾壁牆，連朱二禿子他們那一伙都在這裡哪。」忽然外面一陣大亂，進來許多人，各持兵刃。若問來者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